



中国古典“美男子”形象的网络重生

□邵燕君

网络的出现,使女性有了自己的公共空间,可以避免男性的目光,生发自己的欲望,幻想一种更理想的亲密关系。“腐女”文化对于女性解放的推进是在地下层面进行的,同时,一种来自中国古典传统的男性审美观再度开出花来,让我们再见“美丰仪”。

从李云龙到梅长苏,中国电视屏幕上男神形象的转型显示了某种“大国崛起”的印记。中国观众,至少是女性观众,终于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期对粗鄙力量的崇拜。

文化统治下的从属意识,试图建立一种更平等的关系;她们借助一个男人的目光,去看另一个男人,从而让自己从欲望的对象变为欲望的主体。那些女人们“YY”出来的美男子一个个活了起来,他们在性幻想层面拨动着女性的心动指针:男人没有貌是不行的,就像在男人的世界里,女人只有心灵美,从来都是不行的;同样,借助两个男



人的生活半径,耽美创作将言情的背景从后宫后宅拓展到朝廷江湖,《琅琊榜》是一部著名的由女性书写的“历史大叙述”,与之同期的另一部作品《随波逐流之一代军师》的作者随波逐流也是女性,而此书在起点男频长期霸榜,是网文界的一个传奇。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腐女”文化对于女性解放的推进虽是在地下层面进行的,却相当触及根本,其进军“主流”的方式也相当策略。她们很少高举“女性主义”的大旗,在与主流男权文化短兵相接时,更是一片萌萌的粉红色。她们从来不谈颠覆“看与被看”的性别权力秩序,只以“膜拜”去迎向“凝视”;她们也从来不谈同性恋的合法权益,只站在有两个以上帅哥主演的电影海报下笑,然后成群结队地去买票。于是,由男性主导的影视业就要争相去“卖腐”,那些充满“罪与罚”的黑暗禁忌就这么被一次次曝光了,在哄笑中被泡软了。这背后当然有消费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这一力量本是物化女人的,女人们也乖乖地地被物化了,然后在“拜物”中悄然转身,行使起消费者的权利。这种影响力还在持续上升——拜独生子女政策所赐,中国将出现一个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女继承者”阶层,到那时更是“得腐女者的天下”。当然,这些在腐女们这里可能都是无意识的,她们只想自己玩,这是一场“静悄悄的性别革命”,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不期然间,檀香气烟灭。

同样是不期然的,在腐女们的欲望目光中,一种来自中国古典传统的男性审美观再度开出花来,让我们再见“美丰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审美自信也被坚船利炮击沉,全盘接受了西方审美观。我们或许已经忘了,中国女人眼里的美男子并不是健美肌肉型,而是银盔银甲的白袍小将、玉树临风的白面书生——中国传统戏剧里的武生和小生,正代表了这两种美男形象,《琅琊榜》男一号梅长苏及其前身林殊也正是这两种形象的合体。梅长苏凝聚了中国正史、传奇、诗词、戏剧中最帅的人物和最帅的瞬间:溺水之战谢安的轻描淡写,赤壁之战周瑜的羽扇纶巾,诸葛亮的运筹帷幄,王阳明的淡定超然……

当然,正如东浩纪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一书中所说,日本的宅文化虽是江户文化的继承者,但不在它的直接



延长线上,中间夹着美国。以梅长苏为代表的网络重生美男也不是魏晋风流的纯种子孙,中间夹着欧美日韩文化和二次元文化。催生他的腐女们,也爱卷福(英剧《神探夏洛克》中的男主角)和都教授(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的男主角),也爱宁泽涛这样的运动型男“小鲜肉”。与中国传统的文弱书生不同,梅长苏一点都不弱。虽然风一吹就倒,但他是全剧最有力量的男人,他的力量正来自“文”,“文治”代替“武功”成为力量的核心。在英剧《神探夏洛克》里,夏洛克的神机妙算被指认为一种新的性感(smart is a new sexy),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乔布斯在全球制造的苹果神话,这些都在回应着当年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或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与蒸汽机时代不同,在网络信息时代,力量被数字化了,智与美结合成为一种以性感命名的新权力。所以,梅长苏的智谋也可以被颜值化——夹杂着“腹黑”的权谋以颜值为外挂,惟“美可敌国者”方可“以帅治国”。

不管怎么说,从李云龙到梅长苏,中国电视屏幕上男神形象的转型还是显示了某种“大国崛起”的印记。中国观众,至少是女性观众,终于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期对粗鄙力量的崇拜。仓廪实而知礼节,入小康而慕风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里不应只有“狼图腾”,还该有“美丰仪”。在《琅琊榜》里,服装之美、器物之美被人屡屡称道,看着剧中的居室风景,很自然会想起东邻日本。转念一想,和身受唐风影响,剧中虚拟大梁朝尚在唐前。如此一来,自然升起“天朝大国”的文化自信。“山影制造者”和掘墓者中恐怕有不少哈韩哈日族,文化交流,挑桃报李,受日韩文化滋养多年的中国ACG(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即动画、漫画、游戏的总称)一代,该到文化反哺的时候了。据说,这次韩国对《琅琊榜》的引进节奏明显快于此前的《甄嬛传》,与大陆同步推出。想想去年,华夏女性的芳心还要靠都教授抚慰,今年,我们终于可以派出梅长苏了。

虽然有“腐文化”的隐秘动力,《琅琊榜》仍然是一部非常主流的电视剧,它的“主流性”正体现在它是“以美治剧”。美从来都是最大的政治,最深的政治,无论是性别政治还是国族政治,同时也是最“去政治化”的政治。在这里,美与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颜值”也是“技术控”,这种超价值的中立的技术至上原则,正是“后启蒙”时代兴起的主流价值观。以美为器,无往不利,何况这个美以如此“萌”的方式与智力、技术结合,成为网络时代的新性感,以此负载传统文化,一定能在文化输出中成为一把降利的软利器。与主流保持距离,一向是亚文化者应有的警惕。但这一次,我想,所有的“腐女”,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会乐观其成。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把利器的内里,有一道暗锁已经打开。

■短评

有西北“气味”的小说

——读了一容小说集《红山羊》 □王祥夫

篇小说里表达得特别感人。这篇小说无意于讲述生命是一种什么东西,也无意讲述亲情的孰轻孰重,只那一种日复一日的苦难重复就让人感到难以负此之重。母亲与她的儿子,被生活折磨到只是一种简单的存在,生命的宝贵和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永远也解释不清的问题。小说的命题其实是十分博大的,人类的善行其实有时候是一种施恶——作家于温情的描述之下向人们发此一问。同时,这也是一篇情感上十分复杂的小说,同类小说在这个时期还不多见。

好的小说家总是善于从社会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在了一容的这部小说集里,我们往往能于他的小说里看到真正的文学不死的精神命脉。小说《绝境》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咬牙切齿和无奈。这篇小说是真正的中国西北某地域的现实,小说把某种彻骨的寒意传导给了我们,让我们们在打寒战的同时感受到文学的意义与魅力。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从心里对作者起了敬意,他的文学之精髓有着精卫填海般意义。

就当下文坛而言,作家是无力的,文学是无力的,但了一容的批判精神与文学良知却在这本小说集里如芒如刺地刺激着我们日益麻木的心灵。在这本集子里,良知和批评精神让人们知道什么是邪与正,知道其邪,才会知道正的可贵。

就精神指向与地域性而言,《红山羊》可以说是一本十分纯粹的小说集。西北的地方风情与文心意向、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都在这本小说集中完成了一次导游性质的展示。无论如何,读者都希望通过文学作品看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仅此一点,《红山羊》这本小说集就是弥足珍贵的。

■新作快评 董立勃中篇小说《梅子与恰可拜》,《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1期

承诺与等待

□孟繁华

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情和爱的文学时代:怨恨、功利、冷漠、欺骗以致同床异梦等,几乎是小说表达最普遍的情感和关系。我们很难在小说中获得感动,与小说对情和爱的远离大有关系。因此,读到董立勃的《梅子与恰可拜》,我真是喜出望外感动不已。

《梅子与恰可拜》表面看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镇长、黄成和恰可拜与梅子的故事。19岁的女知青青年梅子在乱世来到了新疆,在一个疲惫至极的凌晨,她险些被队长、现在的镇长强奸。但这却成为梅子此后生活转机的“资源”,镇长当年的一时失控成了他挥之难去的噩梦。这件事情梅子只和黄成说过,黄成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在“文革”中因两派武斗失败而逃跑到新疆。他救起了当时因遭到凌辱企图自杀的梅子,于是两人相爱并怀上了孩子。黄成试图与梅子在与世隔绝的边地建构世外桃源,过男耕女织的生活。但黄成还是被发现了,他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拖进了一辆大卡车。在荒无人烟的荒野里,恰可拜“听到那个男人朝着他大声喊着,兄弟,请帮个忙,到干沟去,把这些吃的,带给我女人。你还要告诉我,我一定会回来,让她等着我,一定等着我,谢谢你了。”“不等他作出回答,他们就把那个男人扔进了汽车。不过那个男人被扔进去后,又爬起来,就在车子开动时,把头伸出了车厢外,对他喊着,拜托你帮我照顾下她,她有了身孕了,兄弟,求你了,兄弟……”

这是小说最关键的“核儿”。“承诺和等待”就发生在这一刻。于是,恰可拜“一诺千金”,多年践行着他无言的承诺,他没有任何诉求地完成一个素不相识人的托付,照顾着同样素不相识的梅子。梅子与黄成短暂美丽的爱情也从此幻化为一个“等待戈多”般的故事。黄成仅在梅子的回忆中出现,此后,黄成便像一个幽灵一样被“放逐”出故事之外;镇长因对梅子强奸未遂而一直在故事“边缘”。于是,小说中真正直接与梅子构成关系的是恰可拜。恰可拜是一个土著,一个说着突厥语的民族。他是一个猎人,更像一个骑士,他骑着快马,肩背猎枪、挂着腰刀,一条忠诚的狗不离左右。从他承诺照顾梅子的那一刻起,他就是梅子的守护神。一个细节非常传神地揭示了恰可拜的性格:他每天到酒馆送去猎获的猎物,然后喝酒,“一杯伊犁大曲牌的烧酒,他每回就喝这么些决不再多也决不再少”。恰可拜的自制自律,通过喝酒的细节一览无余。这确实是一个可以而且值得托付的人。

梅子是小说中有谱系的民间人物,她漂亮、风情,甚至还有点风骚。但她也刚烈、决绝。她是男人的欲望对象,也是女人议论或妒忌的对象。她必然要面对无数的麻烦,但这些都对梅子来说都不成问题,这是人在江湖必须要承受的,重要的是那个永远没有消息的幽灵般的黄成,既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又是她的全部隐痛。等待黄成就是梅子生活的

全部内容,这漫长的等待是小说最难书写的部分。董立勃耐心地完成了关于梅子等待的全部内容,其中包括梅子几乎崩溃的心理和行为。梅子迷乱地把恰可拜当作黄成的一段描写是小说最感人的部分之一。黄成在小说中几乎是一个幻影,他与梅子短暂生活的见证就是有了一个女儿;但是,恰可拜与梅子几乎每天接触,人都是这样,日久生情。恰可拜后来也结了婚,但很快就离了。无论是那个女人还是恰可拜心里都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离异的。因此,后来恰可拜进城找黄成久久不归时,梅子从等一个男人变成了等两个男人。

小说最后写到,“可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在南方女人梅子的内心深处,如果有人要问她,她更希望走来的这个人是谁时,她一定会说,非要在两个人中选一个的话,她更希望走来的这个人并不是黄成,而是恰可拜……”这里的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当然,如果不是梅子说出这句话,让读者去猜想可能会更好。无论梅子还是恰可拜,等待与承诺的信守都给人一种久违之感。

这是一篇充满了“古典意味”的小说。“承诺和等待”在今天几乎是一个遥远甚至被遗忘的事物,我们熟悉的恰恰是诚信危机或肉欲横流。董立勃在这样的时代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显然是对今天人心的冷眼或拒绝。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经遥远的传说或传奇。